

杨吉平◎著

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

Logic of Political Realism

戴长征 主编
贸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吉平◎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

Logic of Political Realism

戴长征 主编

贸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 / 杨吉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7

(贸大国关学术论丛: 中国与世界)

ISBN 978 - 7 - 5203 - 4494 - 4

I. ①政… II. ①杨… III. ①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0117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该丛书出版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贺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

编委会

主 编 戴长征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宏禹	王 波	王晓梅	王海滨
石贤泽	冯 峰	乔 旋	李志永
张孝芳	李航敏	张萌萌	赵鸿燕
徐 松	董青岭	熊光清	熊李力
霍伟岸	戴长征	檀有志	

总 序

贸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丛林中，国际关系学科，乃至其源头政治学学科都成为魅力日益彰显，价值被普遍认可的“显学”。在中国，这两个学科在经过长期曲折发展后，正在成为一片茂密的知识森林，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带，既让无数学人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也为中国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贡献着思想上的源头活水。

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之所以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和学术地位，主要在于其学科的外在要求和内在规定。就其外在要求来说，无论人类历史的昨天、今天和可预见的明天的状况如何，总体来说它一直处于“政治社会”之中。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生态构成人类社会最关键的活動基础，活动于这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的政治行为体，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主体。当然，这不是说经济、文化、乃至军事这些社会构成部分、社会关系、以及活动于其中的行为体就不重要，相反，它们非常重要，并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甚至比政治更加重要。但是，政治作为人类组成社会进行有目的改造自然和发展自身的主轴和关键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当然还会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著名论断，但是，不应忘记的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要通过一系列中介一系列变量一系列过程才能实现的，并且在这一实现过程中，政治这一上层建筑从来就不是作为外在于经济基础并被决定的力量而存在，而是持续参与其中，与经济基础不断互动、不断交换能量、不断更新自我，以与经济相互决定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作为处于人类社会活动主轴和关键地位的政治，无论其现象或本质如何，必然

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认识对象，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认识工具和观察形式。

但是问题在于，就当代国际关系而言，战后 70 年的变化发展，使其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内容和实质。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力量对比、地缘政治关系发展到今天，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也不断为国际关系学科提出有待认识和新命题新课题。任何既有的理论逻辑和解释框架，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来说，运用起来都难免存在捉襟见肘的尴尬。原因在于，全球范围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某种整合的“理论想象”和“知识框定”。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可以预测战争与和平、安全与稳定这样的“高”政治，又可以解释货币战争、气候变化、能源危机这样的“低”政治。也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可以回答全球化（globalization）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又可以回答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这些反向运动所带来的困惑和焦虑。对于国际关系学科来说，似乎面临着某种两难悖论：如果人们试图提供一种整合性理论解释，就难免与实际碰撞后遭遇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人们试图从实际问题出发，提供工具性回答，就难免牺牲理论的整全而遭遇知识和认识的碎片化局面。

对于政治学而言，挑战似乎比国际关系学科还要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一直渴望找到或建立能够保障基本安全和生活秩序的联合形式（共同体），这些形式或是城邦国家、或是王朝、或是城市共和国、或是帝国，直到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对于近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人们曾寄予深切厚望，认为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解决政治难题的最高形式，以至不断歌颂之、赞美之、批判之、挑剔之，目的都在于改造之完善之。但是，事实却是国家导致的问题可能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强大的国家，给予人民的压迫，可能一点也不比弱小国家少；弱小的国家，遭遇的外部欺凌和内在困局，使其国之不国。哪里才有“理想国”，哪个国家才是现实存在着的“理想国”？那么，对国家的超越可能是一种选择，但这样的超越，又给政治学带来极大的困惑。欧盟是一种超越形式，但希腊的危机和欧盟内部的治理难题，使得人们对这一超国家形式心生畏惧。至于“伊凡特—伊斯兰国”，与其说它是对国家的超越，还不如说是对国家

的僭越,它只是一种恶的“集合”形式。不宁唯是,政治学不但在国家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上少有共同之处,在诸如正义、民主、平等这些根本价值问题上,更是充满歧见。作为现代国家基石的民主,曾给人们带来无上的向往,无穷的想象。但民主在实践中正在被杀死,在理论中正在被任意扭曲肢解。一些号称民主的国家正在干着最不民主的事情;一些朝着民主方向前进的国家,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片泥泞沼泽之地。这是理论的现实,也是现实的理论。

那么,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还能做什么?回答是,这两个学科不可能拔起自己的头发,实现自我脱离。相反,问题产生的地方,就是学科性之所生,命之所系的地方。换句话说,只有将学科的根本深深扎入现实,并延伸到历史深处,才能获得学科生命;也只有不断将根本加以拓展延伸,才能丰富壮大自己的学科生命。也因此,学科的内在规定才最终与学科的外部要求结合了起来。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而言,其学科内在的规定就是要使已形成的一整套理论适应客观的现实性要求,不断自我补充、自我修正、自我完善,实现学科工具性目的和现实价值性目的的进一步结合。因此而言,在变化急速、纷纭复杂的现实政治面前,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的无能为力,正是其能力所生的地方,这就像矛和盾的关系一样,盾的坚韧,正必须矛的锐利。是故,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的内在规定,其一是说,这两个学科已经有了区别于其他学科并经过长期锻造而来的工具,其二是说,这样的工具,还不能满足人们对它削铁如泥,披荆斩棘能力的期待。但是,这样的能力却不是等待中能够获得的,具体而言,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科还是政治学学科,都应该在两个面向上加强努力。一方面,应该聚焦具体的问题领域,就是学术研究要做好“立地”的工作。立地的研究看似琐碎、细致、不统一、不连续,甚至给人以“碎片”的感觉,但任何具体研究不可能不贯穿着认识论方法论。经年累月的“立地”的量的积累,不经意间恰会带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这正如蚕蛹的破茧而出,新竹的拔地而生。在学术思想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不能放弃哲学的思考和理论的批判,换句话说,要做好“顶天”的工作。“顶天”的研究看似玄妙,莫测高深,甚至虚无缥缈,但任何顶天的研究,无不充满对历史和

现实存在的深切关照。顶天的意义在于，跳出思维的窠臼，打破具体问题的藩篱，指出出路和方向；顶天的意义还在于，吐故纳新、推陈出新，不断地在批判中扬弃，实现理论和思想的超越。在儒家学说史上，从原始儒家到阳明心学的嬗变；在政治学说史上，从城邦政治学到马基雅维利乃至摩根索的跃进，无不说明这一道理。或许，这样的突破未必会在一批人一代人中实现，甚至经过几批人几代人也未必见效，但学术探索的价值也正在于此。这恰如对一口井的深挖，不到第一滴清泉喷涌而出的当口，就难言成功的滋味。但挖井的意义绝不仅仅在此，挖井的过程才具有本质的意义。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一个后来者。但后来者先天的后发优势，在这个年轻的学院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2006年建院至今不满10年时间，贸大国关学院从国内外名校和科研院所撷取到近30名学术精英。依靠这批年轻的力量，贸大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不但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贸大国关现在拥有两个层次，六种类型的学生，既本科生、本科生留学生、本科生留学生英文项目，研究生、研究生留学生、研究生留学生英文项目，涵盖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绝大多数专业，近400名学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大大有赖于“学术强院”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科研和学术永远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不竭源泉，这在贸大国关学院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别的不说，就纵向的国家课题和省部课题而言，在不到10年时间里，学院已结项和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就达到了14项，教育部和北京市社科基金近30项。学院教师累计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了近500篇论文，其中不乏在国内外顶级期刊的发表。

正是基于对科研和学术重要性的认识，学院决定集中力量以另外一种形式即学术丛书的形式展示已有的学术积累。这里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赵丽编辑的耐心和艰苦努力，使得丛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即将出版的和纳入丛书出版计划的学术著作，有的是在年轻学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有的是学院教师的新著，涉及的研究领域和主题多种多样，研究取向和方法各异。但是，这些论

著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勇于迎接学术挑战,尽最大努力回答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在政治现实方面遭遇的新课题新命题。丛书中有尝试着“立地”,有的尝试着“顶天”,立地者有时难免看起来“支离”,顶天者有时难免看起来“玄虚”,甚至存在着相当的“遗漏的不满”和“选择的遗憾”。但这种“支离”和“遗漏的不满”,以及“玄虚”和“选择的遗憾”恰是学术进路的必须。学术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进程,它的意义不在于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自足和圆满,而在于无数片段的连续所形成的动态图景。通过这一连续的动态图景,对现实的理论和理论的现实的进一步关照和沉思,才会进入新的层次和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丛书作者们的努力有着丰富的价值,也有着令人感动的份量。

是为序。

戴长征

2015年8月于北京惠园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1)
第二节 现有研究综述	(4)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8)
第二章 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学说	(21)
第一节 理性与政治	(21)
第二节 权力与安全	(49)
第三节 小结	(57)
第三章 现实主义的历史哲学	(65)
第一节 历史事实与历史规律	(66)
第二节 超越历史相对论	(88)
第三节 小结	(94)
第四章 现实主义的战争与和平学说	(100)
第一节 战争的原因	(100)
第二节 实现和平的路径	(112)
第三节 “现实的”和平纲领	(141)
第五章 现实主义的道德哲学	(145)
第一节 道德怀疑论——现实主义道德哲学的核心	(145)

第二节 超越道德相对论	(170)
第三节 小结	(182)
第六章 结论	(188)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	(188)
第二节 古典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	(203)
第三节 现实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	(212)
参考文献	(219)
附 录	(241)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意义

现实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不同现实主义者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他们之间相互批评也很常见，但一般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共识。翻开常见的国际关系教材，它们大多数都会提到现实主义假定：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追求利益的理性行为体；追求权力是人的本性；道德不是政治的功能；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①仔细阅读现实主义者的作品将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比这些通常认为的共识要复杂得多。

首先，现实主义者并不崇尚理性，相反，他们正是在怀疑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基础上才提出了现实主义思想。迈克尔·尼科尔松（Michael Nicholson）认为“即使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其分析国际关系的一个弱点也是对人类行为非理性因素的忽视”的看法是对现实主义思想的误解，

^① 对现实主义主要观点综合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9页；Robert G.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Spr. 1984, pp. 289–291; 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6–11;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and Beyon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pp. 6–7, 55–57; Robert Jervis, “Real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Aut. 1998, pp. 980–989。

这个误解广泛地存在于很多学者中间。^①

其次，现实主义者也不是主张毫无节制地追求权力的权力政治者，本书将要比较研究的四位现实主义者都对国家无限制扩张权力持反对态度，他们还为此种反对态度提供了深刻的哲学理由。^②

最后，在政治实践中，现实主义者既不是非道德主义的（amoral）也不是不道德的（immoral）。相反他们对国际伦理问题给予了深刻思考，认识到其中的道德困境，他们之中很多人还试图缓解这种困境。

一 研究问题

研读现实主义者的作品很容易使我们对教科书（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的“现实主义”定义产生疑问，如果不能根据厌恶权力/无限制追求权力、道德/非道德这类简单的两分法来区分乌托邦论者与现实主义者，那么它们的区别何在？问题的关键最终归结到：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通过对爱德华·卡尔、雷蒙·阿隆、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和汉斯·摩根索思想的归纳比较，本书认为理解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应该从其人性论的假定出发，它包括对人的权力欲和理性认识能力存在限度的强调。虽然不同现实主义者对人的不安全感和权力欲产生的机制有不同阐释，但他们都认为这种不安全感和权力欲根深蒂固，历史的进步没有消除人性的这种基本特征。现实主义者是启蒙运动的后代却对理性主义产生了深刻疑问，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持保留态度构成了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基

① 迈克尔·尼科尔松：《再论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载[英]提莫·邓恩等编《八十年危机》，周丕启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又如多尔蒂等人认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之一就是“国家是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决策的理性行为体”，载[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杰弗里·勒格罗和安德鲁·莫拉维奇等认为现实主义的核心最终可以归结到两点，就是无政府和理性（Rationality），见Jeffrey W. Legro, Andrew Moravcsik, “Is Anyone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Aut. 1999, p. 6.

② 这个误解是如此普遍，以致一些学者认为如果经验现实中的国家不是无限扩张权力，而是选择战略收缩或任由帝国衰落，就证伪了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说，见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1, Spr. 1994, pp. 249–250.

础。从人性论的这两个方面出发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他们的历史观，他们关于战争原因与和平条件的学说，也更易理解为什么现实主义者不约而同地将审慎和宽容视为政治家最重要的实践原则。

二 研究的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变成一个专门领域之后，人们需要思考诸如现实主义这样的思想流派的性质如何——它是各种反自由主义观点的松散结合还是有一套内在完整的逻辑？本书试图证明现实主义有一套内在完整的严密逻辑，而不是各种不相干甚至相互矛盾的反自由主义思想的临时拼凑。

探究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可以使我们理解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具体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所在。现实主义者认为人的不安全感和权力欲不会随历史的发展而消除，历史中变化的只是权力欲的表现形式。他们还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存在限度，理性并不能客观中立地理解和解决利益争端。自由主义者在人性论的这两个方面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这是他们在战争与和平学说、道德学说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

新现实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一般认为它与现实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其努力将国际政治研究科学化。如果现实主义的主要假说来自对人性的假定，新现实主义的科学化努力则明显放弃了从人性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那么新现实主义中的“现实主义”将如何理解？凯思·史姆科（Keith L. Shimko）认为新现实主义只是美国自由主义版本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是否成立？^①对现实主义核心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探究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还可以使我们理解其实践价值何在。现实主义者强调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限度，所以他并不自诩比别人更理性、更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貌，而是认为一切声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学说都很可疑，一切全盘改造国际社会的理性计划都应该缓行。对人的理性认

^① Keith L. Shimko, "Realism, Neore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4, No. 2, Spr. 1992, pp. 281-301.

识能力存在限度的强调使现实主义者很少自以为是、自认为站在正义与真理的一边，而是促使他们谦虚和谨慎。

第二节 现有研究综述

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些学者一直致力于比较现实主义与其他思想传统之间的解释力，希望分辨出哪个理论更准确地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这场理论评估争论在 1997 年达到一个新高潮，它体现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众多学者之间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不同学者对现实主义的解释力与预测力的看法分歧很大。^①

对社会研究理论优劣的评估一向存在争议，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亦如此。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1）理论不仅有经验上的断言，它们还以某种哲学为基础，基于同一个哲学基础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经验假说（如现实主义中有均势论和霸权稳定论的对立），证伪其中一个经验假说并不能否定整个范式；（2）不管是现实主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对理论评估的过分热情反而使他们忽视了对现实主义思想本身的深入思考，他们所评估的现实主义有时候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一 对现实主义核心思想的现有研究

理解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对其进行理论评估的前提。这个核心思想应该包括如下几个部分：首先，它应该包括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assumption），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假说都是自假定推导而来，判断出理论的主要假定是什么对我们理解理论从何而来至关重要。其次，这个核心思想应该包括理论的核心假说，即关于战争的原因及和平如何实现的观点，它是一切国际关系学说都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最后，这个核心思想还应该包括理论的实践意义，现实主义是一种规范意义很强的理论，它认为国际社会只有在政治家都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之后才能实现有限和平。

^① 这次争论的论文后被收集在一个文集中，见 John A. Vasquez and Col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2003。

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 = 主要假定 + 核心假说 + 实践主张

从这个基础出发，本书发现热衷理论评估的学者不管是现实主义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对其核心思想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存在偏差。

阿什利·特里斯 (Ashley J. Tellis) 在重构现实主义思想史时将其核心思想归结为三点：(1) 支配的逻辑，主导现实主义者思想的是他们对支配的偏好；(2) 个人的优先性，现实主义的分析层次和因果逻辑集中在人性层次上；(3) 归纳主义，现实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偏好经验的归纳主义。^① 特里斯的归纳既包括了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包括了现实主义的分析层次和主要假定。但是，他对现实主义主要假定的分析强调了现实主义者追求权力的天性，却没有考虑到现实主义者同样也认识到权力的危险性、现实主义的权力观较为复杂，只强调其追求权力的这一面，是对其权力观的扭曲。特里斯在提炼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时还忽视了其核心假说，即现实主义如何看待战争的原因及和平的条件。

兰德尔·施韦勒 (Randall L. Schweller) 认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应该包括七个部分：国家是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权力是国际社会的本质特征；国际互动的本质是冲突的；人类无法发现和平的科学；政治不是道德的功能；必然性与国家理性优先于道德与伦理。^② 施韦勒的总结较全面地总结了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但他的归纳也存在问题，他没有区别这些观点哪些是理论假定，哪些是由此推导出的假说。施韦勒也没有总结现实主义者如何看待“和平的条件”，这本应该是其核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瓦斯奎茨 (John A. Vasquez) 一直都是现实主义思想的批评者，他从范式的路径评价古典现实主义，从研究纲领的路径评价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得出它们的解释力有限，是退化研究纲领的结

① Ashley J. Tellis, "Reconstructing Political Realism: The Long March to Scientific Theory,"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oots of Realism*,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p. 49–51. 对现实主义核心思想进行过归纳的学者中很多人并没有区别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而是笼统地都将它们归入“现实主义”名下，我们将这一类观点也看作对现实主义核心思想的总结。

② Randall 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in John A. Vasquez and Col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 New Debate*, pp. 74–75.